

[英] 约翰·厄里
乔纳斯·拉森 著
黄宛瑜 译

游客的
凝视

The Tourist Gaze 3.0

(第三版) John Urry, Jonas Larsen

[英]约翰·厄里
乔纳斯·拉森 著
黄宛瑜 译

游客的
凝视

The Tourist Gaze 3.0

(第三版) John Urry, Jonas Lars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客的凝视:第3版/(英)厄里(John, U.),
(英)拉森(Larsen, J.)著;黄宛瑜译.—上海:格
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5432-2469-8

I. ①游… II. ①厄… ②拉… ③黄… III. ①旅游社
会学-研究 IV. ①F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3180 号

责任编辑 顾悦
美术编辑 路静

游客的凝视(第三版)

[英]约翰·厄里 乔纳斯·拉森 著 黄宛瑜 译

出版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格致出版社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1
字数 286,000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469-8/C·143

定价:52.00 元

序

我非常感谢以下的人——尤其是从世界各地把旅游宝物带给我的那些人——提供的意见、鼓励与帮助：Paul Bagguley、Nick Buck、Peter Dickens、Paul Heelas、Mark Hilton、Scott Lash、Michelle Lowe、Celia Lury、Jane Mark-Lawson、David Morgan、Ian Rickson、Chris Rojek、Mary Rose、Peter Saunders、Dan Shapiro、Rob Shields、Hermann Schwengel、John Towner、Sylvia Walby、John Walton 与 Alan Warde。我也感谢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旅游业者与餐饮业者。本书提及的访谈纪录，部分是在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的“变迁中的都市与区域系统研究计划”（Initiative on the Changing Urban and Regional System）赞助之下完成的。该计划鼓励我认真看待“度假旅游”这件事，对此我深表谢意！

约翰·厄里

兰开斯特，1989 年 12 月

第二版序

除了加添第 8 章《凝视的全球化》以外，本书新版维持了初版的架构。第 1 章至第 7 章全部按照最新数据作出大幅修订，同时也加入了新的相关研究数据与更切题的图片。我十分感谢 Viv Cuthill 为撰写新版提供的各项研究协助与广博的专业知识。Mike Featherstone 最先鼓励我写一本有关观光旅游的书，Chris Rojek 则建议我修订本书并且与他合编《旅游的各种文化》(*Touring Cultures*)一书，非常感谢他们。

过去的十多年来，我在兰开斯特指导过相当多的博士班学生研究旅游、旅游业与流动等议题，从这些博士生身上，特别是在写作本书时与他们的讨论中获益良多。我在此想特别感谢下列学生（其中有些人对第 8 章提供了非常好的批评与意见）：Alexandra Arellano、Javier Caletrio、Viv Cuthill、Saolo Cwerner、Monica Degen、Tim Edensor、Herman Gutierrez Sagastumn、Juliet Jain、Jonas Larsen、Neil Lewis、Chialing Lai、Richard Sharpley、Jo Stanley 与 Joyce Yeh。另外，过去十多年来有许多硕士班学生选修我开设的“游客凝视”(Tourist Gaze)课程，我也从与他们的讨论中受益匪浅。

曾经和我讨论本书各项议题的兰开斯特大学同僚们（其中有些

人也对第8章提供过不少有用的建议）包括：Sara Ahmed、Gordon Clark、Carol Crawshaw、Bulent Diken、Anne-Marie Fortier、Robin Grove-White、Kevin Hetherington、Vincent Kaufmann、Phil Macnaghten、Colin Pooley、Katrin Schneeberger 与 Mimi Sheller。

过去几年能与 Pennie Drinkall 和 Claire O'Donnel 一同负责社会学系研究所的工作，我感到相当的荣幸！

约翰·厄里
兰开斯特，2001 年 4 月

第三版序

旅游这个领域处于持续的流动状态之中，而旅游的理论也需跟随这样的潮流，以捕捉时刻产生的改变。《游客的凝视》第三版大幅重组、重新思考且扩展了前两版的内容，更适于 21 世纪的旅游研究者、旅游专业的学生，以及旅游行程的设计与规划者阅读。第三版对前两版的内容作了许多更动，而乔纳斯·拉森作为共同作者，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角度。我们彻底更新了旧有章节，删除已过时的信息与研究，加入了新的研究观点与理论、概念等，也更理论性地去思考“游客的凝视”这个概念，尤其是其“黑暗”面。三个新章节从以下几个方面检视了游客的凝视：（1）摄影与数字化；（2）旅游理论与研究中对具体表现的分析；（3）旅游产业带来的风险，例如全球变暖、石油峰值等，阻碍了全球游客凝视的意愿及未来。

我们很感激在撰写《游客的凝视》新版期间，从周遭人群中获得的灵感及帮助，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位：Jørgen Ole Bærenholdt、Monika Büscher、Javier Caletrio、Beckie Coleman、Anne Cronin、Viv Cuthill、Monica Degen、Kingsley Dennis、Pennie Drinkall、Tim Edensor、Michael Haldrup、Kevin Hannam、Allison Hui、Michael Hviid Jacobsen、Juliet Jain、Jennie Germann Molz、Mette Sandbye、Mimi

Sheller、Rob Shields、David Tyfield、Amy Urry、Tom Urry、Sylvia Walby 与 Laura Watts。书中图片由 Amy Urry 和我们拍摄。

约翰·厄里于兰开斯特
乔纳斯·拉森于罗斯基勒

目 录

序 / 001

第二版序 / 001

第三版序 / 001

第1章 理论 / 001

第2章 大众旅游 / 036

第3章 经济 / 057

第4章 在游客凝视下工作 / 086

第5章 变迁的旅游文化 / 110

第6章 地方、建筑和设计 / 136

第7章 视觉与摄影 / 179

第8章 表演 / 218

第9章 风险与未来 / 249

参考文献 / 276

第1章 理论

旅游的重要性

临床医学可能是第一门建立在凝视的演练与判断之上的科学……而人们也要用全新的方式来安排医学凝视 (medical gaze)。首先,医学凝视不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而必须由某个机构所支持或认可的医生来执行……此外,医学凝视不再局限在狭小的结构方格内,它可以也必须捕捉到颜色、变异和细微的反常之处。(Foucault, 1976: 89)

本书探讨的主题看起来怎样也扯不上严肃的医学领域和福柯念兹在兹的医学凝视。这是一本娱乐之书,我们关心的是度假与旅游,探讨人们为什么以及他们用什么方式暂时离开平常工作、居住之地。本书谈论的是,人们花钱消费一些就某种意义上来说非必要的商品与服务。人们之所以愿意掏钱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是因为它们能带来愉悦的经验,有别于每天的惯常生活。而且起码有一部分的经验是要去凝视或观看非比寻常的异地风光或城镇景观。我们只要“出游”,便满怀

好奇和兴致观看周遭事物。异地风光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与我们对话，或者我们至少预期它们应当如此。换言之，我们凝视着不期而遇的所有一切。这样的一种凝视就像是医学凝视，必须靠整个社会去安排和组织，使之系统化。当然，游客凝视和医学凝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游客凝视不会只限由“某个机构所支持和认可”的专业人士才能施行。不过就算要生产“非必要”的娱乐，也必须仰赖诸多专业人士帮忙建构和发展，好让游客得以进行凝视的活动。

凝视这一概念凸显了一件事：观看的能力要靠后天学习，而所谓纯洁、无瑕的眼睛根本不存在。福柯认为，医学凝视所看见的，或者它使人们看见的，不是事先早已存在、永远“在那儿”等着人去看的单纯事实。医学凝视毋宁是一门在语言上和在视觉上不断被建构的知识领域。观看（seeing）是人类双眼的功能。凝视指的是“论述性决定”（discursive determinations），是社会建构而成的观看或“审视方式”（scopic regimes）。福斯特（Foster）认为凝视意指“我们可以怎么看，社会准许或影响我们用什么方式看，还有我们自身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看或当中的未见之事”（1988：ix）。倘若把视觉当作天生自然的，或视为原子化个人（atomised individuals）的产物，这样就把视觉的社会、历史本质，以及观看的权力关系通通自然化了。

我们的双眼跟语言一样，被社会文化安上了框架，而且“观看的方式”五花八门。“我们从来不只是在看一个事物；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事物和我们自己的关系”（Berger, 1972：9）。人们透过观念、技术、渴望、期待的滤镜，来凝视周遭世界，而这一层层滤镜是由社会阶级、性别、国籍、年龄和教育所形塑的。凝视是一场表演，它会替这个世界安排先后顺序、塑造模样、划分类别，而非如实映照。詹克斯（Jenks）宣称：

周遭世界不是早就已经成形，光等着被“裸眼”的“外视”（extro-spection）所“看”的。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像我们主流文化观点认定的那样，生来就是如此，天生有趣、优良或美丽。视

觉，说穿了就是人类操练起来十分娴熟的文化实践。(1995: 10)

当我们在凝视特定的景致时，会受制于个人的经验与记忆，而各种规则、风格，还有在全世界四处流转的各地影像与文本，也都会形成我们凝视的框架。这些“框架”其实是重要的资源、技术、文化镜片(culturally lenses)，好让游客对眼前的自然形态或物质空间产生“有意思、优良、美丽”的感受。它们不光是观看的工具。倘若少了这些镜片，我们在自然或人造世界里所发现的美好秩序必定大不相同。观看的方式不同，到最后就会对自然和人造世界做出许许多多的推论。

因而本书探讨的是游客凝视在各个社会，特别是在过去各个时期不同团体之间究竟如何发展和转变。我们会细致地阐述游客凝视被建构与强化的过程，审慎思考究竟是谁或什么东西授予它权力，还要剖析凝视行为究竟对它的对象，也就是“地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并且探究凝视跟其他社会行为如何相互影响与关联。游客凝视可不是什么个人心理状态，它是由社会塑模、后天习得的“观看方式”(Berger, 1972)。它是动态影像和再现技术建构而成的视野(vision)。视觉凝视就像医学凝视一般，它在现代旅游所取得的权力，其实结合了或来自各式各样的设备技术，诸如摄影机、电影、电视、相机和数字影像。

游客凝视并非以一种方式存在，它会随着不同社会、社群和历史时代而有所改变。而且人类是通过差异性来建构游客凝视的。这里的意思不光是说每个时代的旅游经验大相径庭，根本不存在普遍、真实的旅游经验。我们还认为，人们在从事旅游活动时，凝视的方式五花八门，而游客观看“差异”的方式也大异其趣。这是因为游客凝视主要是按照阶级、性别、族群、年龄组织成形的。而且，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凝视怎么被建构，其实牵涉到它的对立面，也就是和所有不属于旅游范畴的社会经验和意识形态有关。什么条件造就出特定的游客凝视，其实取决于它的对立面，全看当时碰到什么样的非旅游经验形式。因此，游客凝视的形成有其先决条件，必须先有一个社会活动与

符号体系，如此才能够替旅游行为标示明确的位置。不过定位的方式并非根据旅游行为本身的特质，而是经由它的对立面，特别是属于家庭劳务或有偿工作的非旅游社会行为来定位。

大多数学者都太小看旅游业、度假、旅游的重要性了。表面上看起来，旅游这个题目实在太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成书。这样说也没错，因为就连社会科学家在处理比旅游更重大的议题，比方说工作或政治时，都碰到许多难题，更别说要处理像度假这般琐碎的社会现象，以后遭遇到的困难恐怕只会更加棘手。不过，研究旅游与研究异常行为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事异常行为的研究者，必须去调查古怪、特异的社会行为，这些行为在某些社会中也许被归类成异常，但换作其他社会，不必然会以异常看待之。异常研究有个前提假设：调查异常行为可以揭露“正常”社会中某些十分重要而且有意思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认真去剖析为什么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全被看作异常，我们就能更全面地理解整个社会究竟怎么运作。

而本书正是运用类似的概念来分析旅游。旅游活动势必牵涉到“偏离常轨”(departure)，人可以有限度地摆脱例行事务和日常活动，让感官投入一连串刺激活动，与平日的平凡无奇形成强烈对比。我们思索游客凝视的对象，借此去认识跟凝视对象刚好相反的社会构成元素。也就是说，想要搞清楚“正常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取径于不同社会团体如何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游客凝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最典型的旅游形态，从彼此的差异来审视正常。因此，旅游岂是无关大局的琐碎议题？若非旅游研究揭示的这一切，我们迄今可能还无法看清楚正常行为的诸多方面。若要揭开社会世界运作的真相，就必须反向思考，动用出人意表的办法，因此本书选择从游客凝视的“脱离常轨”切入。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凝视会随着时间、地理、社会而所有不同，但那些习惯上被归类成旅游活动的社会行为，依然拥有几项最基本的特质。我们把这些特质罗列如下，作为后续历史性、社会性以及全球性分析的基准。

1. 旅游乃休闲活动是也，不过旅游有个大前提，必须先有个对立面，也就是条理而规律的工作。由此可见，现代社会把工作和休闲划分成两个泾渭分明的社会行为范畴。诚然，要判断一个人够不够“现代”，其中一项判别标准就是看这人有没有定期旅游；而且，游客角色的崛起也与薪酬工作的重大改变断不可分。旅游活动必须在特定地方筹办组织，在规划期间内进行。

2. 旅游关系（tourist relationships）始于人们动身前往各个目的地，并在当地逗留徘徊。旅游必定牵涉到空间的移动，也就是到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游历、停留数日。

3. 旅游的目的地专挑居住与工作以外的地点。居留他地属于短期、暂时性质。游客有近期之内返“家”的打算。

4. 游客凝视的地点跟薪酬工作并无直接相关，这些地方通常跟工作（无论是支薪或不支薪）形成鲜明的对照。

5. 现代社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口参加这样的旅游活动，同时也发展出全新的社会化供给形态，以对应大众性质的游客凝视（刚好与充满个人色彩的“旅行”截然相反）。

6. 某些地方之所以吸引世人亲临现场凝视，是因为人人幻想也好，做白日梦也罢，预期自己能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无论快乐的理由是基于尺度不同，或因为可以亲身体验平日生活里根本碰不到的感官刺激。这样的预期心态必须靠各式各样的非观光技术，比方说电影、电视、文学、杂志、CD、DVD、影片等等，一再强化、建构游客凝视，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7. 游客只要抵达某个自然景观或旅游城镇，眼睛就开始搜寻那些可以把他们从日常经验之中抽离开来的特质。这些特质之所以被看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为游客觉得它们不寻常。观看这些景致，人会启动不同的社会模式，变得敏锐许多，在旅游城镇或景色里捕捉到的视觉元素远高于在日常生活之中所看见的视觉元素。游客对自己所凝视的一切留恋不已，时常通过相片、

明信片、电影、模型等等来捕捉眼前景致，或把它变成具体的视觉对象。这些作为皆能使凝视的对象跨越时空而被重新复制、捕捉和散布。

8. 人们通常经由符号来建构凝视，因而出游必然要收集符号。游客在巴黎街头看见两人亲吻，因而在凝视之中捕捉到“永恒的浪漫巴黎”。在英国见到一座小村庄，他们凝视的是“正宗的古老英国”。诚如卡勒（Culler）所道：“全世界的游客，个个像名不见经传的语意学家，四散各地，分头寻找各式各样的符号，非要见识法式作风、典型的意大利举止、代表性的东方景致、标准的美式高速公路、传统的英式酒吧。”（1981：127）

9. 大批旅游专业人士不断为旅游繁殖全新的凝视对象。这些对象处在繁复、变幻无常的阶层排序里。这取决于两方情势的交互作用：一是提供这些对象所牵涉到的利益竞争，二是潜在游客各自的阶级、性别、世代品位。

我们在这本书中探讨游客凝视的发展和历年来的转变。我们主要是追溯游客凝视过去几百年来的演变，也就是说大众旅游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先兴起于欧洲、北美两地，之后才逐渐蔓延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当一位游客是“现代”经验的一大特色。它已经变成现代社会身份地位的表征，也是维持身体健康、培养国际视野的必要之道（参阅 Feifer, 1985: 224; Urry, 2007）。

早在前现代社会就有组织性旅游，但这些活动却是精英人士独享的特权（参阅 Tower, 1988）。罗马帝国时代，社会精英颇盛行旅游，借此接受文化熏陶，怡情养性。承平盛世 200 年，旅游基础设施有了长足的进展。可一路从哈德良长城南行至幼发拉底河，无需穿越敌国边界（参阅 Feifer, 1985：第一章）。塞内卡（Seneca）指出，这些条件方便城市居民外出游历，追寻全新的体验。他说，“城市人个性善变，难以捉摸，舒适的日子过腻了，想找点新鲜事，于是周游各地，寻找五花八门的消遣”（引自 Feifer, 1985: 9）。

13、14 世纪,朝圣成了当时十分普遍的现象,“因为教会在各地修建慈善招待所,网络日益完善,并大量发行赎罪手册,朝圣变得既方便可行,运作又十分系统化”(Feifer, 1985: 29; Eade and Sallnow, 1991)。朝圣混合着宗教奉献、文化和娱乐。到了 15 世纪,威尼斯人已经开始定期组织旅游行程,前往圣地朝拜。

17 世纪末,壮游(Grand Tour)在贵族、士绅子弟之间蔚为风潮,时至 18 世纪末,专业中产阶级子弟亦起而效尤。1600 年至 1800 年间,阐述旅游的论著,从早先强调旅游的学术作用,亦即提供学者外出讲学的机会,其后转而强调眼见为凭的观察。旅游手册发行数量大幅增长,这有助于推广全新的观看方式,促使旅游经验可视化,或促进“凝视”的发展(参阅 Adler, 1989)。而旅游本身的性质也有了转变。早期的“古典壮游”,但求观察、记录美术馆、博物馆或文化涵养高的艺术作品,不掺杂个人情感,然至 19 世纪,人们更青睐“浪漫壮游”(romantic Grand Tour),兴起“风景观光”,率以个人、热情的方式体验自然的壮阔和雄美(参阅 Tower, 1985)。英国上层阶级甚至相信,旅游能在男子认知和感知养成教育上起决定性作用(参阅 Dent, 1975)。

18 世纪欧洲各地陆续兴建旅游设施,其中多以矿泉疗养胜地的形式推出(Thompson, 1981: 11—12; Blackbourn, 2002)。迈尔斯考夫(Myerscough)注意到,矿泉疗养胜地中的各项设备,诸如舞会、步道、图书馆、仪式庆典专家等等,全为了替来自四面八方的乡村精英营造一个密集的社交、联谊都会经验(1974: 5)。

以前的人也懂得游憩与休闲。乡村地区,尤其是村庄或城镇的展销会,工作、玩乐彼此交织,并行不悖。英国多数城镇或村庄,每年起码举办一场展销会,许多地方次数更为频繁。老百姓不远千里赶赴各地展销会,生意要做,消遣娱乐亦不能少,因而展销会通常集中在小酒馆外围。18 世纪,英式酒吧(public house)已成为小区居民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里面供应灯光、暖气、烹饪器具、家具、新闻、储汇业务、旅游装备、娱乐和社交活动(Harrison, 1971; Clark, 1983)。

但是在19世纪以前，上层阶级以外的百姓少有机会旅行，无从见识与自己工作、生意不相干的事物。这恰好凸显现代社会集体旅游的特点，世上大多数人几乎年年出国旅游，在他地停留数日，观看凝视，其旅游的原因基本上与工作无涉。英国人把40%的“闲暇时间”拿来旅游（Williams and Shaw, 1988: 12）。倘若有人不旅行，他就失去地位了：旅行可是地位的标记。感觉自己“有必要旅行和度假”，这可说是现代生活的根本要素。“我需要假期”其实体现出一种当代论调，特别强调人类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离开”，才能恢复身心的健康。

旅行的重要性可从当代旅游规模窥知一二。每年约有8.8亿国际旅运人次，相较之下，1950年旅运规模不过2500万人次。2009年旅运人数虽然下降超过四个百分点，但预估2020年将达16亿人次（www.unwto.org/index.php, 2010年3月31日）。美国上空每时每刻有30万名旅客在飞行，数目相当于一座城市的人口数（Gottdiener, 2001: 1）。每年有50万间旅店竣工落成，但全球难民也高达3100万人（Papastergiadis, 2000: 第二章）。“旅游观光”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产业，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9.4%，相关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8.2%（www.wttc.org/eng/Toursim_Research/Economic_Research/, 2010年3月31日）。

世界各地几乎都出现了这一旅游形态，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旅游统计显示，受访的204个国家当中，至少有70个国家每年到访旅客超过100万人次（www.unwto.org/index.php, 2010年3月31日）。这多少显示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是重要的旅游景点。不过，国际旅客流动的起点却分布得十分不平均，启程地点3/4集中在高度发展的45个国家（UNDP, 1999: 53—55）。流动人口庞大，自然环境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期刊 *Tourism in Focus* 和本书第9章针对此议题提供了详尽的解释）。估计从1990年到2050年之间，全世界汽车旅游的流量将暴增三倍，成长之速令人瞠目结舌（Hawken et al., 1999）。